

绝境

У ПОСЛЕДНЕЙ ЧЕРТЫ

俄罗斯文学经典

С.С. Суслов

[俄] 米·彼·阿尔志跋绥夫 著
王榭堂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M. Gorky



绝 境

У ПОСЛЕДНЕЙ ЧЕРТЫ

[俄] 米·彼·阿尔志跋绥夫 著

王树堂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境 / (俄) 阿尔志跋绥夫著; 王榭堂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12
ISBN 7-80225-080-3

I. 绝... II. ①阿...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②中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0361 号



大端文库·止庵主持

绝境

[俄] 米·彼·阿尔志跋绥夫著; 王榭堂译

责任编辑: 罗 晨

封面设计: 孙 昊

责任印制: 韦 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 × 980 1/16

印 张: 34.5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5-080-3

定 价: 43.5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米哈伊尔·阿尔志跋绥夫的生与死

死看似可怕，但当你回忆和思考生活时，行将逝去的生才让人恐怖。

——列·尼·托尔斯泰

被查禁、清除和遗忘的……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中，很少有哪篇没有关于死亡与不幸命运的悲伤沉思。死亡也几乎是他长篇和中篇小说的主角。阿尔志跋绥夫的同时代人从中读出了某种对规范的病态偏离——也许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作家理智和心灵上的绝境，他多舛的命运大概真的让人惊悚不安吧？也许这里有他命运的隐私与秘密，即使快乐时也不可阻挡地把他推向绝地和沉沦的灾难。而非常熟悉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人则寡言少语，像在暗示一样，印证了上述两个原因同样正确，两者都如同命中注定似的出现在他的笔端。

有一次，阿尔志跋绥夫本人坦率承认：“我只有三十岁，可当我回头观望时，觉得自己仿佛走在一片巨大的墓地中，除了坟墓和十字架，我一无所见。迟早会在某处树立起一座新的坟墓，给它装饰上什么样的纪念碑，普通的十字架抑或大理石的庞然大物，全都无所谓——这便是我所留下的一切。归根结底，这无关紧要：不朽是种无聊的玩意儿，生命也鲜有乐趣。糟糕的是，死亡非常可怖，似乎你为此也打不定主意是否主动让自己去见鬼；你还要活很久，要在这个被称为生的墓地上久久地行走，而在两侧，新的十字架在无休无止地生长，它们始终在微微闪耀。所有珍贵的，所有迷人



的，都留在了身后，内心生长着的一切都在剥落，如同秋天的树叶，而你将孑然一身徜徉到最后。”^①

已经成名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在一九〇九年写下了这段阴郁的话语，当时他刚刚送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巴什金——自己的朋友、文学事业上的战友——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到那时为止，我们大概第一次在随笔《巴什金之死》中觉察到精心掩饰的痛楚——肺病把作家巴什金带入了坟墓，而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中与痼病艰苦而英勇作战的，还包括阿尔志跋绥夫。死亡的幻象一旦在少年时震惊并难以挽回地伤害了他炽热的艺术想象力，从此便伴随他的所有时日和所有岁月，无形地渗透到他全部的成就和行为。

当然，死亡阴森可怖的影子首先会弥漫于他所有的创作——作品时而节庆般明快、灿烂，时而压抑、忧郁、毫无出路。与此相应，批评者们——他的同时代人——的评价也大相径庭：一些人狂热地把他誉为太阳崇拜者——作家、永远欢快的爱情和生命的歌手；另一些人则把他视作死亡征集人和掘墓者、无良的死亡鼓动者、人类道德的破坏分子。

这种批评上的对峙伴随阿尔志跋绥夫的一生。偶尔会安静下来，但只要他的短篇、中篇或者长篇小说新作刚一问世，它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在有关作家本人的记述数量上，阿尔志跋绥夫几乎超过了所有同代人：除了以各种途径提及的不计其数的综合性报道，仅在他创作活动的十二年间（到一九二三年他被迫流亡时为止），关于他，就出版了一百四十六本著作和大量的报刊文章。如果把这个数字平摊到每天和每年，那么，很少有一个星期没人在某处热烈地谈论、诟骂，或是把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抬到天上。

可突然之间，笼罩他这位世纪初最显赫的作家之一的激烈争论的洪流中断并消失了。这种情况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后骤然发生。昔日声名显赫，如今却遭到一致的批评——现在，已经过了十分漫

^① 《米·阿尔志跋绥夫文集》，第三卷，《作家笔记》，莫斯科图书出版社，1917年，第230页。



长的岁月——寂静到了如此荒凉的地步，苏维埃时期的几代俄国读者都将信将疑、恍恍惚惚：我们真有过阿尔志跋绥夫这样一个作家吗？他仅在几种百科全书中被奇迹般地提及，也还是那种远不属于文学性的标签：“白俄分子”、“反苏主义者”、“诬蔑革命者的作家”、“淫秽教唆者”……

经过几十年的辱骂和沉寂，如今，我们才得以读到被清理出俄罗斯文学的阿尔志跋绥夫的“禁书”。今天，我们自己当然也希望不带强加的成见来分析和理解：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让我们亲近，又有什么东西让我们隔阂？为什么文学绅士、伪君子、道德家和操心我们阅读范围的政治家们沆瀣一气，那么久都不允许我们接近他的作品呢？

“我想成为画家……”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有幸出生在一个童话般美丽的地方，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家乡的美景让他像个忠贞不渝的情人似的一再描绘。这是纯朴的阿赫特尔卡小县城和远离城市喧嚣的哈尔科夫边区多布罗斯洛夫卡田庄，它们隐没在葱郁的花园和森林中，鱼虾丰肥的沃尔斯克拉河奔涌而下，修道院静穆庄严。作家曾把无数饱含诗意的感恩的文字，献给自己纤细敏感的心灵所感受到的那么迷人的故乡。他让几乎所有作品里的主人公都迁居到了此地。

“我觉得，”阿尔志跋绥夫自青年时期便结识的好友，画家叶甫盖尼·阿加福诺夫回忆道，“我可以非常可信地见证多布罗斯洛夫卡田庄，它原始的健康生活，它绿色的草场和沼泽地上芳香馥郁的野花，在这里，每周两天，星期六和星期日，大家什么都不做，从清晨起便身着奇异的盛装，脚穿钉铁掌的高靛红皮靴，头戴花环，在这里，青草、河流、鲜花的芬芳令人心醉神迷——这不是别的，正是米哈伊洛夫、萨宁来自的那个地方，古老而永远年轻的牧神快乐地进行异教统治的地方；这是一个本世纪除了波利尼西亚和塔希提岛很少保留下来的那种地方……”^①

^① 《新俄罗斯话语》，纽约，1927年，3月13日。



的确，无需在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中仔细阅读便可发现：就在这个地方，阿尔志跋绥夫的“巨人”，满心傲慢和利己主义的弗拉基米尔·萨宁，享受生活，爱恋女人，在绝境中幻想。在这里，他笔下的另外一位色魔米哈伊洛夫，胡作非为，装腔作势；纳乌莫夫千方百计地赞美死亡，蛊惑人心；《绝境》中那个脆弱的小大学生奇日不顾一切地同这个和那个人争辩。在无休无止的纠葛与煎熬中，阿尔志跋绥夫其他许多作品中的祖辈、父辈们——而且生养下尤利·斯瓦洛日奇（《萨宁》）、伊万·兰德（《兰德之死》）和丽扎·阿法纳西耶娃（《晨影》）……——一面忧伤地期盼着自己到处洋溢的幸福，一面遥遥无期地消磨缓慢从容的一生。

“冬天时，小城冷清下来，”作家向我们讲述道，“它年轻而不安的一切都四散到大城市去了。只有一些老人留下来，他们全身心地过着稳稳当当、千篇一律的日子：打牌，工作，阅读，而且觉得这就是正当的生活。街上安详地铺着一层宁静冰冷的白雪，屋内，没有希望的人们在心平气和、昏昏欲睡地忙碌。但春天时，湿润的黑土地开始散发出气息，到处再次微微泛绿，太阳倾听着每一次抽芽的响声，也惬意地朗照起来，每到傍晚，周围又变得静谧和敏感——每天都有人随火车归来，大街上重新出现生动鲜活的面孔，他们像春天一样年轻、欢快。如此地自然，就像鸟儿飞回旧巢，就像青草在老地方重生，本来就是这样，只有到了春天，所有为生命感到愉快的年轻人才会回到自己宁静的略带伤感的小城。”（《兰德之死》）

在那样一个春天，阿尔志跋绥夫遭遇到给他心灵和命运留下终生伤痕的一场悲剧。关于这次不幸，叶甫盖尼·阿加福诺夫这样记述：

“大概是一八九七到一八九八年间，我头一次听说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这个绘画学校的学生，当时我在阿赫特尔卡的哥哥家做客，他刚刚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地主；一次开心、热闹的午餐，在座的有当地的警察局长；在就餐中间他被赶来的警士叫走了；警察局长为自己必须赶往城里去处理一个重要事件而道歉，并且表示一旦脱身便会赶回来。在这样祥和平静的小城会发生什么事件呢？我们迫不及待地等警察局长归来；二三个小时以后，他终于回来了。原



来是场自杀未遂，一个叫阿尔志跋绥夫的年轻人向自己开枪；从留在我记忆里的警察局长的只言片语了解到，自杀企图源于一次严重的家庭争端，开枪的人伤势严重，几乎无法救治，连内衣都陷进了伤口，失血的情况令人担忧……”

然而，未来的作家活了下来，但这已不是原来那个充满幻想、热爱生活的少年了，而是一个成熟且自闭的人。就在这年秋天，从童年就迷恋绘画的他去了哈里科夫绘画学校学习。阿加福诺夫回忆说，这位新学生“外表奇特——黑长发，黑色的大胡子，面色灰绿，消瘦且微微驼背，穿一件黑色的俄罗斯式偏襟衬衫；一个活死人——阿尔志跋绥夫被费尽力气救活了；从那时起，他一生患病，经常被送往南方，却永远牵挂着多布罗斯洛夫卡——这个迷人而又潮湿的疟疾发源地”。

阿尔志跋绥夫在绘画学校只待了一个冬天。为什么那么短暂呢？关于寻找自己生活位置时的这种忙乱，阿尔志跋绥夫保存在自己档案中的个人手稿里不无讽刺地讲述道：

“童年时想当猎人，但也不反对做个军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幻想成为画家，但又非常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作家。之所以如此，源于哈尔科夫的一家报纸为发表我的一篇小说而付给了我八卢布，我用它买了颜料。后来，我还想多挣些钱，于是又写了起来，就这样，学习绘画开始让我感到无聊，所以我就转行写作。再后来，我喜欢上了文学，渴望获得文学家的名声，而且必须是世界性的名声。如今我仍在期盼。我暂时还能靠父亲的钱生活，但后来碰到什么就是什么了：画漫画，写报屁股文章。不过，首要的是更加勤奋地玩台球。所有让我激动的世界问题中，（迄今为止）最让我欣喜和担心的是我能否把这个或那个球打进袋里去……我也非常喜欢随处流浪。

“活到十六岁的时候，我对生活感到绝望，尝试过朝自己开枪，但疼痛三个月以后，我站了起来，而且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永远不会射杀自己了。

“我一直酷爱唱歌，却又受不了器乐。我曾幻想做一个歌手，时而唱低音，时而唱中音，时而唱高音，可糟糕的是，这种事竟然



那样令我难过，有一回我甚至大哭了一场。”^①

十六岁时，阿尔志跋绥夫在哈尔科夫的《南疆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如阿加福诺夫所追忆的那样，“他在小说中描写了自杀，自杀者的感受写得细致入微、恐怖异常。”

“国家变成了自杀俱乐部”

自杀……谴责险些没铸成这种大错的怯懦行为的作家，却在作品中一再回归到无望地决定终止自己生命的人物。当《神界》杂志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号刊出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阿尔志跋绥夫的《下级准尉戈洛罗波夫》时，谁也没有料到，他所预见和提出来的问题以其成倍加强的悲剧色彩，很快就变成最为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那些失去生活信念的已经颓丧、愤怒和绝望的人，艺术家的思考其实是世纪初被普遍关注的焦点。就这样，作家的个人体验突然处在了疯狂增长的社会灾难的旋涡中心。

在具有丰富内涵的同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情节非常简单。两个年轻人，自闭寡言的下级准尉戈洛罗波夫和自以为是、尖酸刻薄的医生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索罗多夫尼科夫相遇了。他们一边喝茶，一边闲聊起来。抑郁的下级准尉急切、坦率而又充满保持很久的极度自信，突然引出了“每个人都必须思考自己的死亡”这个话题，他还说，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是被判处死刑的处境”，他，戈洛罗波夫本人，已经决定毁灭自己的生命。这些言论让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觉得庸俗和陈腐，但下级准尉不断引用各种新的理由，仍然非常坚定和无比热情地把对方吸引到自己身上。

让这次会面搅得惶惶不安的医生这一夜失眠了。陌生而可怕的念头像有魔力一般，纠缠不休地钻进他的脑子：“最好尽快……”，“最好自己……”，“你根本不会在乎恐怖的那一刻……”。这些让人无法成眠的慌乱达到顶峰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被人叫去进行询问：正如所料，下级准尉自杀了。医生瞪大眼睛、如梦初醒，自杀者也把他成功带入的那个噩梦竟如此狂野。“他所见到

^① 资料来源于国家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



的也震动了他。”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最终见到的是：

“清晨。天空无比洁净和澄澈。下过了雨；但万物仍然湿漉漉一片，水洗过似的。绿荫葱茏耀眼。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对着正在升起却还无法看清的太阳，这一片天空令人目眩神迷，它闪烁着、燃烧着、扭曲着。空气微微颤抖，奔放、强烈、清爽而柔和地波浪般一股股涌进胸膛。”

“太阳升起来了。”——阿尔志跋绥夫的悲伤故事以这句欢快喜庆的、能让世上所有生命感到欢欣的句子收尾。光艳夺目的烈日仿佛从小说主人公和我们这些读者的黑暗深处喷薄而出。

写完这部小说，阿尔志跋绥夫几乎第一个让自己同时代人关注起世纪初愈加成熟的深刻危机，这个世纪初属于“普遍毁灭的鼓动者”，以及用“死亡的黑雾”笼罩身边万物的狂热的“灭亡先知”。孤独的主题和人与社会的失调很快便充斥于革命前的文学。自杀者们从一本书游荡到另一本书：И. 蒲宁的《快乐庭院》、М. 高尔基的《马卡尔的生命奇遇》、З. 吉皮乌斯的《月光下的蚂蚁》，以及Л. 安德列耶夫、А. 库普林和 В. 勃留索夫的剧本、小说和诗歌（被读者视为神奇的人类自毁标志的勃留索夫的诗歌《自杀之魔》尤为著名）。

“我们整个国家好像突然变成一个自杀俱乐部，”^①——当时还很年轻但已颇有名气的批评家科尔内伊·丘科夫斯基在《言论报》上惊恐地写道。他是积极参与这个几乎充斥了所有重要报刊的辩论话题的人。哦，“话题”这个词所适用的是那种普遍化的讨论。瞧瞧当时能让所有不太冷漠的人感到惊慌的数字吧：“在彼得堡，一九〇五年，平均每月发生二十九起未遂谋杀和自杀事件；一九〇八年，每月的企图自杀者为一百二十一人，一九〇九年，每月则为一百九十九人，增长了五倍多。”^②

阿尔志跋绥夫作为最早的参与者之一，以自己的文章和小说卷入了这场辩论——并且，最终就这场辩论写出了自己最著名的长篇小说《绝境》。

① 科尔内伊·丘科夫斯基：《自杀者》，《言论报》，1912年12月23、24日。

② Л. 日班科夫：《现代自杀者》，《当代世界》，1910年，第3期，第27页。



如我们所见，从踏进文坛的第一步起，阿尔志跋绥夫就为我们展示了他的主要创作特点。首先是要求作家表达“纯粹的个人体验”和“经过内心检验的内容”的自传色彩；其次是始终要努力经过社会事件检验，在这个前提下寻找自己独特的个人视角，即再现经过这种检验的独具个性的人格化途径。在随笔《小女人生活片断》中，阿尔志跋绥夫颇为赞赏地引用了能申明自己观点的作家巴拉金的话语：“人们只阅读文字。他们探寻的是思想和情绪，而不是作家的个性，但要知道，在每个人的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自己’。”^①阿尔志跋绥夫在随笔《契诃夫之死》里再次回到这个观念：“重要的不是作家写什么，不是这种或那种被他鲜明揭示的真理，而是他独特的个性，因为这种个性既博大又丰富。”^②

阿尔志跋绥夫所倾听并服膺的创作宗旨并不奇特，也不是新发现；它正是——创作过程的隐秘本质。的确，每个独立工作的艺术家的创作特点或多或少地取决于他本人的独特性（我们能联想到“风格即人”这个广为人知的看法）。而阿尔志跋绥夫所证明的是，重要的绝对不是真理，不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刚刚惨烈发生、人们内心的狂热还未平息时，作家所信奉的理念如何振聋发聩。已经准备引发新一轮社会风暴的革命性的生活改革派们所期待并要求文学和文学家提供的，当然是思想和真理，但也并非无所不可，而只是与他们的总体观念相符合的思想和真理。

他们大象般的脚步踏着所有世纪初的文学，把不符合当下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的一切扫荡殆尽。阶级党派的利剑砍斫一切在思想交锋中背离他们立场的东西。就这样，挂着“没有思想性”、“反人民”、“唯美派”、“颓废派”等等标签，走到我们今天来的有被辱骂、被践踏、被清除、被禁止的安德烈·别雷、伊万·蒲宁、德米特里·梅列日柯夫斯基、伊万·什梅廖夫、鲍里斯·扎伊采夫、亚历山大·库普林、费多尔·索洛古勃、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康斯坦丁·巴尔蒙特、伊格尔·谢维利亚宁、亚历山大·阿姆菲杰阿特洛夫、伊利亚·苏尔古切夫、米哈伊尔·阿尔志跋绥夫……

① 米·阿尔志跋绥夫：《习作》，圣彼得堡，进步出版社，1911年，第76页。

② 同上。



这个写着被处决者或被迫沉默者的可耻名单雪崩似的逐年增加。从文学中清除出去的有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亚历山大·格林、维里米尔·赫列布尼科夫、弗拉基米尔·霍达谢维奇、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安娜·阿赫玛托娃、尼古拉·古米廖夫、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奥西普·曼杰尔施塔姆、丹尼尔·安德列耶夫、米哈伊尔·左琴科……多么豪华的名单啊！如果亚历山大·勃洛克不是写了《十二个》，在那部从世纪初便被新派思想家们以狂热的倾向性和毁灭性所改写的文学史上，他大概也不会幸免于难。他们把文学发展的自然过程与历史进程强硬地联系到了一起，同时剿灭了独立的艺术体系，让它臣服于格格不入的完全不符合它们本性的律条。

通过这种大规模的野蛮颠覆，在二十世纪末，我们得到了一幅绝对主观的面目全非的文学发展画卷，其中，艺术家的伟大与否也因此不由他们的天赋多少而决定。“俄国解放运动四阶段”的观念逐渐变成削足适履的谎言，所有俄罗斯文化都在这种谎言中历经磨难。这样做的结果是，对思想自由进行意识形态奴役的一种形式，变成了另外一种更加残酷和精巧的形式。

被伪君子审判的超人弗拉基米尔·萨宁

“滚开，超人文学家，滚开，无党派的文学家！”——就在阿尔志跋绥夫写完关于“超人”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最初未得到出版社和杂志认可的时候，首次爆发出了这句街战口号。这便是他的《萨宁》——一部个人主义小说，同时也是观念小说，但从作者的构想上来说，它首先是一部作家的独特个性得到高度艺术表现的作品。因此，作为对小说的第一波争论的总结，他的辩护者之一，B.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有充分理由证明：“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间，是萨宁遮蔽了米·阿尔志跋绥夫，似乎不是米·阿尔志跋绥夫书写了萨宁，而是萨宁书写了米·阿尔志跋绥夫，萨宁塑造了与自己的形象一模一样的作者。”^①

^① 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又到前夜》，作家出版社，1913年，第29页。



《当代世界》杂志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号开始刊登这部小说，而它最后一个句号被二十四岁的作者点上时，还是在一九〇二年。为了弄清楚手中这部尽管有爆炸危险但颇具新意的作品，编辑们耗去了五年时间。

阿尔志跋绥夫的同时代人一面惊奇地阅读小说，一面从中摘录那些随后被引入所有关于作家的批评文章和专著的主人公的言论。

“我只知道：我活着，并且希望，生活对我来说不是一场磨难……为此，首先要满足自己的本能欲望……欲望——仅此而已！”（萨宁）

“如果夺去女人的贞洁，与那些非常柔弱却又美丽动人的春天里的鲜花如此相似的贞洁，那么，人身上还有什么圣洁之物呢？……”（斯瓦罗日奇）

“死亡就守候在我身后，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倍倍尔跟我有什麼相干！”（谢苗诺夫）

“只有已经在生活现实中发现快乐的人才有资格活着。而那些受难的——最好去死。”（萨宁）

瞧，这就是小说主人公所表述的作品的核心观念：

“我们给肉体欲望贴上兽欲的标签，开始为欲望感到羞耻，给它们穿上侮辱性的礼服，创造不健全的生命，而我们中间那些本性虚弱的人不会发现这一点，他们给生命套上锁链，那些虚弱的人不过是被虚伪的生活观和自我观束缚的结果，而那些感到痛苦的呢：遭受蹂躏的本能力量向外挣扎，肉体在渴求快感并折磨他们自己。他们一生都在分裂中彷徨，拼命抓住新道德理想范围内的每一根稻草，于是，到最后，他们畏惧生活，他们闷闷不乐、害怕感受……既然在人和幸福之间一无所有，既然人能将自由无畏地屈从于他所能实现的享乐，那么我因此一直在梦想着幸福时光。人们只为温饱而活的那个时代是野蛮而贫穷的时代，但我们这个肉体降服于精神、人被简化的为未来规划的时代却毫无意义地衰退了。然而人类也并非白活：他们能创建新的生活环境，无论是兽行，还是禁欲主义，都不会在新环境里获得存身之地。”

小说《萨宁》以动人的力量表达了世纪初俄国人身已成熟的东西——即反对道德和政治的所有监牢和枷锁、反抗所有束缚他



自由的条条框框。这本有关二十世纪的巴扎罗夫（萨宁也的确有这个称谓）的著作给普遍规范以致命一击，这些规范被所有那些授予自己武断地裁决善与恶、低俗与高尚权力的人习惯于不加思考地掌控。这本书给虚伪的偏见以更大的打击，那些偏见自古以来便约束着作家和思想家的笔尖，指示他们什么是人身上可以表现的、什么是不能表现的，强行转移他们探究的目光，让他们无视人不仅仅是神圣、纯洁和高尚的集合体，同时还是缺陷、罪恶、龌龊和卑鄙的载体；崇高至极的精神和卑下的肉体在人身上同样存活。阿尔志跋绥夫追随自己的伟大导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试图解开“天性统治者”的这种隐秘的矛盾，他也因此立刻引发了一些人的愤怒谴责和另一些人的善意的狂喜。但第一类人最初占了上风，他们把自己的否决强加给了《萨宁》。

在自己第一部小说的命运等待裁决的这些年，阿尔志跋绥夫当然也没有坐等。他让读者渐渐认识了栖居于他的一些小说和《萨宁》里的那些还未被理解和接受的新人。

作家也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那个驱使“白银时代”的大艺术家们在自己作品中所追求的目标：展现社会风暴日益成熟并发生的时代里的俄国人。

瞧，他的“小”人物之一——外省车站站长阿尼西莫夫（《血迹》）。在眼前突发事件的影响下，这个屈服于暗无天日、单调乏味生活的人出人意料地（首先对他自己）振作起来：阿尼西莫夫出现在起义者阵营。他试图在被枪决前写给妻子的信里诉说自己身上发生的改变，但他既弄不懂也说不清“这十天来他所经历的那种喜悦感，那场狂热和流血的暴乱，人们的死亡和他孤独的临终之夜里的恐惧，隐隐约约发生在他身上的那种盲目而疯狂的东西，一堆漆黑的枕木，从积雪中支棱出来的冻僵的膝盖，他再也见不到她和孩子们的这个事实，自己的无助感，自己的自怨自艾，那种他想爱抚和安慰她时笼罩自己的痛苦，那些涨满他双眼、滑下清瘦冰冷的面颊、落在他临终信笺上的泪水”。

在中篇小说《人浪》里，阿尔志跋绥夫倾其才力，表现了起义者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高尚举动。

中篇小说《工人舍维廖夫》，这部“用血和黑暗写就的作



品”^①，献给一位大学生革命者的悲剧命运——他了解自由，曾为他人的自由而奋斗并为此被判处过死刑，但最终却走上了没有信仰的末路。

而伊万·兰德（《兰德之死》）是把父亲死后留给自己的遗产散给了穷人、向被压榨和被侮辱的人请求宽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真理存在于人的自身，而不在尘世”——兰德这样布道。不为任何人理解的他继续宣讲：“首先应该彼此相爱和怜悯，其他的随后就会实现。”爱所有人、为所有人痛苦而又被所有人拒绝的兰德最终毫无希望地死去了。

“阿尔志跋绥夫怎么会弄来这些如此古怪的毫无价值的人，比如阿尼西莫夫、兰德、奇日以及萨宁本人呢？”一部分批评者愤愤不平。“他们对社会有什么意义？”这些非难愈发变得强烈，似乎只有在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里，他给人病态和背离道德印象的、对人类肉体强烈的美、对活跃在肉体中并积极表现自己的情欲的关注才得到了放大。П. С. 卡甘指出，“阿尔志跋绥夫用以表现本能力和肉体性强势的坦率和令人信服的真实性的真实性给他带来了淫书作者和无耻之徒的名声。”^②

对于围绕自己在不久的将来所写的作品和内容的、那些正在成熟但已经蓄势待发的可耻事件，阿尔志跋绥夫似乎有所预见，他一部接一部地发表小说，在其中坚持不懈地表现自己乖谬而出人意料之思想和形象体系。意味深长地取名为《文学的崩溃》的两本文集，作者把它们称作“萨宁主义”和“阿尔志跋绥夫主义”体系。在那个年代，多么轻易地就能制造出重复多年、几乎终生都要贴在被冷落的作家们背后的诋毁性标签！它们就像被涂满无法立刻清洗掉的焦油的大门，戏弄人一般禁止俄国读者接触无数名字和书籍，正如我们今天才了解到的那样，他们值得我们献上所有的敬意。

马·高尔基第一个权威性地为小说《萨宁》贴上了“反革命”这个修饰语，并由此注定了几十年与之相应的对待该书作者的态度。可这样也于事无补：已经到了生命尽头的高尔基在思考日后的

^① 《认识俄罗斯》，1909年，第286页。

^② П. С. 卡甘：《新文学纲要·同时代人·阿尔志跋绥夫》，1910年，第64页。



俄国文学史时，认为如果缺少类似于反映了“时代混乱”的阿尔志跋绥夫那一类作家，文学史称不上完整。“我在把自己称为‘典型化’的同时，”他在一九二七年写给И. 格鲁兹杰夫的信中说，“也把这个封号带给我过去的一些同志：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夫、蒲宁、库普林和其他很多人。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大家有某种共通的东西，显然不是思想上的，而是——情感上的。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我要提醒批评家们的。上面提到的作家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到了该为当代的文学工作者提供益处和教训而做这件事的时候了。”^①

另外，已经是在一九一七年之后了，高尔基似乎带有忏悔意味地首先尝试再版《萨宁》，把它编入“平民知识分子历史”卷，但遗憾的是，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此时全都无济于事了，无论是高尔基的威望，还是看似恰当的出版那类作品的理由：“……我觉得，这段革命羸弱时期的悲伤历史，同时也是贴近生活的年轻人痛苦而又可笑地徘徊时期的历史，对于现代年轻人，也同样包括年轻的文学工作者，将具有非比寻常的教育意义。”^②但是，“反革命”这个标签的魔力却是无限而久远的：它蒙骗着所有人的头脑，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萨宁》才最终得以重见天日，而且由三家出版社迅速出版。可世界也没有颠倒呀！

《萨宁》还有第二个骇人听闻的标签——“淫秽小说”。如果说它的“反革命性”（如果愿意，世纪初的大多数俄国文学都可以被置于这个模棱两可的判决之下）激怒的是“左派”，即态度激进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那么，作家在描写爱情时的那种被认为是过分的近乎自然主义的勇气，引起的则是“右派”的愤怒抗议，而与他们一道，还有那些在神圣俄国永远不缺的伪君子 and 假绅士。很快，这些人和那些人，“左派”和“右派”，就像毫不妥协的敌人突然在不知不觉间发现彼此同处一个阵营：小说《萨宁》，更确切地说——是在沸腾中达到最高温度的对它的斗争，把他们“团结”起来，这时候，针对它的诉讼开始了。

^① 《高尔基与列·安德列耶夫》，《文学遗产》，1968年，第463页。

^② 《高尔基与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新闻业》，《文学遗产》，1990年，第181页。



“优雅艺术能否在不违背本性的前提下，沉迷于‘性问题’的泥沼呢？”^①——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却引发阿尔志跋绥夫同时代人非常严肃的辩论，并向作者提起荒唐的诉讼。争论的参与者之一 A. 阿奇卡索夫认为，《萨宁》“巨大的艺术缺陷”不是别的，恰恰是“弥漫它的那种过分的爱情氛围”。依照他得到无数人赞同的观点，“作者的基本构思——以文学的形式表现性问题”不能容忍，就像批评家们认为的那样，这个问题是“极其非美学的——没有必要，因为这种事情有无数诗人沉迷”。

这里颇为有趣地强调一点，尽管没有谴责过阿尔志跋绥夫，但在别人的合唱中也未曾接纳过他的《萨宁》的 И. А. 蒲宁，在生命晚期也通过不带光环的自然主义表现形式来探讨爱这个主题，而且也听到了几乎一字不差的曾经落在阿尔志跋绥夫头上的责难——被毫无根据、凭空臆想、伪君子 and 假绅士般地指责为淫秽、色情狂和不道德。

阿尔志跋绥夫、A. 卡缅斯基、吉诺维耶娃-安尼巴尔、库兹明，以及另外一些在许可的边缘坦率暴露人的私密感受世界的人——他们作品的现代读者会为这些指责感到诧异。

“这些作家才能有限，” Д. В. 菲罗索福夫参与争论时说道，“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比起来——不值一提。但他们的悲痛却无比真实、无比生动。他们懂得，性的痛苦和社会的痛苦同样可怕。对他们来说，性是伟大的苦难，而不是圆满如意的淫欲。年轻的批评家丘科夫斯基似乎攻击过阿尔志跋绥夫，他证明阿尔志跋绥夫的性不属于现实，纯粹是大脑思想的产物。阿尔志跋绥夫的不幸不在于他是个臆想者，而在于他具有太多的意识，为了不去感觉性的悲剧，他用以克服这种悲剧的意识又太少了。但对悲剧的感受本身——就已经是走向胜利的第一步。‘性的悲观主义者’具有那种感受，他们也正在付诸实践，他们的痛苦也不会白白付出：这是些面向未来的人……而‘乐观主义者’却面朝过去：他们没有战胜悲

^① 阿列克谢·阿奇卡索夫：《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以及性问题》，第 34 页。